

应天长^①

一钩初月临妆镜^②，蝉鬓凤钗
慵不整^③。重帘静，层楼迥^④，惆怅
落花风不定^⑤。柳堤芳草径，
梦断辘轳金井^⑥。昨夜更阑酒
醒^⑦，春愁过却病^⑧。

【注释】

①据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題》二十一《南唐二主词》：“卷首四阙《应天长》、《望远行》各一。《浣溪沙》二，为中主所作。后主尝书之。墨迹在盱江（江西汝水）晁景迂（公留）家，题云‘先皇御制歌辞。’今各辑录词集，或谓《应天长》是后主、冯延巳、欧阳修所作，均不可靠。

②一钩初月：一般指晓天残月，亦可谓黄昏初上之月。“钩”，另本作“弯”。“初”，另本作“新”。妆镜：另本作“鸾镜”。

③蝉鬓：古代女子的一种发式，两鬓薄如蝉翼。晋崔豹《古今注·杂注》：魏文帝宫人莫琼树善制“蝉鬓”，缥缈如蝉翼。梁朝梁元帝《登颜园故阁》诗：“妆成理蝉鬓，笑罢敛蛾眉。”凤钗：妇女簪发的首饰。钗头作凤形。慵不整：无心梳整。慵，懒。

④迥（jiǒng）：远貌。疑是同音字“肩”之误。“肩”，闭也。

⑤惆怅：因失意或失望而感伤。

⑥辘轳（lùlú）：井上汲水的工具。金井：井的美称。有金碧雕饰的井栏。南朝梁费昶《行路难》：“惟闻哑哑城上乌，玉栏金井牵辘轳。”牛峤《菩萨蛮》：“帘外辘轳声，敛眉含笑惊。”

⑦更阑：更深夜阑。更，夜间计时的单位，一夜分为五更，每更约两小时。阑，将尽。

⑧过却 另本作“胜却”，意同。“过却”是俗语“却”，语助词，用于动词之后，无义。

【讲解】

这首词虽然沿用五代“花间”的闺情题材，却显得儒雅真切，大于闺情。仿佛不见什么伤春念远的女子，却似是词人李璟的形象再现。

黄昏临镜。古代女子一天两次梳妆。这是依女则的要求应做的工课。她应该认真对待，方见得她严肃积极地对待人生。但在此刻，一钩冰冷无光的初月衬托着她那无心梳洗的黯淡心情。词人以临妆的具体情节和不圆的月、未整的发、无用的钗等形象描绘人物的情态和心境。这样的起句可称简练而不俗。下面再引出更深层的描写，也就是全词的中心：“重帘静，层楼迥，惆怅落花风不定。”参差的词句、和谐的韵律，组成一个深美的意境。两个三字句对得工致：“重帘静”，无人来去；“层楼迥”，身无自由。未必是实写帘楼，多半出自人的真切感受。两句道尽女子幽闭孤独的环境。“惆怅落花风不定”是景语也是情语。情随景生，情景交融。飘落零乱的春花，被时紧时歇的狂风搓揉着，扫落着。女子纷扰无依的心境与幽闭孤独的环境尖锐地对立着，该是怎样地发付？李璟写出如此深哀和矛盾是因为他不懂称霸立国做皇帝，只会出入风骚做诗人。他不是如温庭筠为侍筵的歌伎做艳词；也不是如韦端己在歌席间起乡思。他以闺情抒己之情，借名花美女写己之怨。在丧权、失地、惶恐、危苦的环境中，他多么像风里的落花、春去的春恨。自他以后，李煜继承他的传统，跨过“词为艳科”的樊篱，为宋词奠下基石。从此摆脱了“画屏金鹧鸪”（温庭筠句）“弦上黄莺语”（韦庄句）的束缚，创造深美的意境，点燃抒情的生命力。宋代词人，受了他们李氏父子影响，结合新时代精神，才能写出“昨夜西风凋碧树，独上高楼，望尽天涯路”（晏殊《蝶恋花》）；“明月楼高休独倚，酒入愁肠，化作相思泪”（范仲淹《苏幕遮》）那样忧国忧民的“闺情”词来。

词的上、下阕意脉不断。但过片以下,用逆写法。上阕黄昏,下阕昨夜。昨夜的事,层层翻转逆写,第一层是昨夜的梦:“柳堤芳草径。”一个和谐团圆的梦境。写景即是写人。上阕风里的花是现实;下阕柳堤芳草是梦境。第二层是今晨的梦醒:“梦断辘轳金井。”和上阕起句正好衔接起来。第三层逆写:“昨夜更阑酒醒。”加上一个情节 原来睡觉之前饮了酒,酒未能消愁。“春愁过却病”,再补上一个情况,女子在恹恹生病。“春愁”二字,乃点睛之语,也是结束之语,词人最后叹道 这种春愁,比病伤人,比病难解哪 开头的起句和下阕的逆写,一前一后,捧起词的中心。流便宛转,凄婉之至。如此的意脉、结构,又是词体在抒情以外,另一个重要特点。

宋张先有名篇《天仙子》,显然来自李璟这首词。张词结末三句是:“重重帘幕密遮灯,风不定,人初静,明日落红应满径。”但与李词相比,却有高下之别。张先的“明日落红应满径”是心中臆想,表示自己的惜春伤春心情 而这里的李璟是以词境写自己的形象,把落花的命运和自己的命运融合为一,凄绝而有韵致。

【辑评】

一、明沈际飞《流便》(《南唐二主词汇笺》,正中书局出版)。

二、[清]陈廷焯《云韶集》卷一:“风不定”三字中有多少愁怨,不禁触目伤心也。结笔凄婉,元人小曲有此凄凉,无此温婉,古人所以为高。

三、俞陛云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词写春夜之愁怀:“初月 蟾蜍”二句先言黄昏人倦。“重帘”三句更言楼静听风。下阕闻柳堤汲井,晓梦惊回,皆昨夜之情事。至结句乃点明更阑酒醒,愁病交加。通首由黄昏至晓起回忆,次第写来,柔情宛转,与周清真之《蝶恋花》词由破晓而睡起、而送别,亦次第写来,同一格局。其结句点睛处,周词云:“露寒人远鸡相应”,从行者着想 此言春愁兼病 从居者着想,词句异而言情写怨同也。(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)

四、管效先《南唐二主全集》:《应天长》词又见冯延巳《阳春集》、

欧阳修《六一词》。四印斋刻本《阳春集》中《应天长》云(词略)。此词果为冯作,后主断不至取之,而题为先皇御制。意者延巳尝手录此词,他日论集延巳词者,遂误以为其所自作耳。毛晋刻本《六一词》收此阙,“新”作“初”。毛氏跋云:“《庐陵集》旧刻三卷,今删为一卷。凡他稿误入,一一削去,误入他稿,一一注明。”则此词当是毛氏漏未削去,非欧阳作也。

望远行^①

玉砌花光锦绣明^②。朱扉镇日
长扃^③。夜寒不去梦难成。炉香烟
冷自亭亭^④。辽阳月^⑤,秣陵
砧^⑥,不传消息但传情。黄金台下
忽然惊^⑦,征人归日二毛生。^⑧

【注释】

①《望远行》,原为汉唐古调。汉横吹曲有《望行人》。唐王建、张籍均有《望行人辞》。孟郊有《望远曲》。《望远行》曲子词始见《教坊记》和《敦煌曲子词》。稍后前蜀李珣有《望远行》二首。它们均为双调。格式 7. 6. 7. 7. 3. 3. 6. 7. 7,共五十三字,而本篇王国维校本则于上阕第二句六字展为七字;过片两个三字句,合为一个五字句。今遵前人格调,并取其他版本订正。惟在下阕二短句后之七字句(原六字句)作了保留。全词五十四字。

②玉砌:以玉石砌成的台阶。台阶美称锦绣:喻花的光彩像锦绣一般明艳。宋司马光《看花四绝句》:“谁道群花如锦绣,人将锦绣学群花。”另本“锦绣”作“照眼”,未取。

③朱扉红漆门。朱 红色。扉 门扇。镇日 终日，常时，整天。扃(jiōng) 关闭。

王国维校本“朱扉长日镇长扃”，变六字句为七字句，亦通“长”两用，一作形容词，一作副词。今依他本作“朱扉镇日长扃”。

④亭亭：此处形容炉香烟袅袅上升的样子。

⑤辽阳月 辽阳，属辽宁省，指征人戍地。

⑥秣陵砧 秣陵，今南京市，代指思妇处所。砧 捣衣石。闻砧、对月，两地同怀，诗词中常见。张若虚《春江花月夜》：“玉户帘中卷不去，捣衣砧上拂还来。”李白《子夜吴歌》：“长安一片月，万户捣衣声。”前人《赠崔侍郎》：“谁怜明月夜，肠断听秋砧。”

⑦黄金台 燕昭王于易水东南筑黄金台，招贤纳士。此处指征人离家，求用于世。志在功名，辅佐贤君。李贺《雁门太守行》：“报君黄金台上意，提携玉龙为君死。”“黄金台”一本作“黄金窗”，非是。

⑧征人 远戍之人。唐李益《夜上受降城闻笛》：“不知何处吹芦管，一夜征人尽望乡。”二毛 毛发斑白，黑白二毛相间。《左传·僖公二十二年》：“君子不重伤，不禽二毛。”

【讲解】

这是一首古曲，词牌名称与词的内容相应。思妇凭楼，征人念远，原是千秋同慨的悲剧题材。从《诗经·东山》开始，到江淹《别赋》，历代诗文，莫不取借此题，抒情寄意。题材虽一，却各自反映不同的时代面貌和生活气息。李璟此篇，于词中可称堂虎特大，感慨良深。全词用“真”韵，更透出古朴沉哀之音。

“玉砌花光锦绣明，朱扉镇日长扃。”一句写景物一句写情事，合起来表现出思妇的形象。妙在两句乃是一个尖锐的对照。思妇美艳如花，然而幽居独处。“玉砌”“朱扉”是石阶和门扇的美称，用来指示思妇的高贵品格，倒不一定是她的贵族身份，净白的阶石，铺满明艳的春花，表示思妇的韶华青春。然而大红门紧锁着，整日锁、常时锁，花光与人面，不能相互辉映。那虚度年华、辜负春时的思妇，正在

幽闭之中,度着不为人怜、不为人晓的长年累月。接下来仍用真实情感与具体形象勾勒出一幅‘长夜不眠图’。夜寒不去梦难成,炉香烟袅自亭亭。’思妇挨到深夜,忆也无从忆,盼也无由盼,心底一片寒凉,连一刻的梦中陶醉,也无法享有。伴随她的只有绣屏间的炉香一炷。思妇看着炉上袅袅上升的烟,它若有若无,若断若续,那一点坚挺,提起她下沉的心。那一点光亮,便是她未死的生命的一份慰藉。炉香一炷不是还在燃烧么?不是还有活力么?思妇得到的这一点启示,不是比王昌龄《闺怨》中的‘忽见陌头杨柳色,悔教夫婿觅封侯’来得更加蕴藉、细密么?

过片续写不眠之夜,更深层地刻画思妇。“辽阳月,秣陵砧”,古人写征人思妇,两地同怀,往往借重于‘月’和‘砧’两件物事。李白说的‘长安一片月,万户捣衣声。’这里强调一个‘辽阳’,一个‘秣陵’,可见征夫在辽阳远戍不至,思妇在秣陵水边捣衣,两句荡漾着古意,传达着老百姓对统治者征战不休的控诉。小词的意境扩大了,征夫与思妇的形象有了普遍的意义。一句‘不传消息但传情’,确实自然高妙,这七个字动不得,即使词牌上要求六个字,也断不可改动。正如李清照的《武陵春》,有‘载不动许多愁’一句,李之仪《卜算子》:“定不负相思意”一句,它们是加衬字的散曲的先声。对这些自然天成的好句,切不可拘泥于规矩的。

结句词意陡转,情绪大跌。“黄金台下忽然惊,征夫归日二毛生。”这是思妇最深一层的心态了。思妇不怀疑征夫会建立功勋。他一定会是黄金台上的人物。她也不怀疑会一旦抛弃旧情,乃至‘香车系在谁家树’(欧阳修《蝶恋花》),但是一个念头,猛然使她受到强烈的震动,功成名就,难道可以填补长相思的代价?难道可以抵挡‘发生二毛’冰冷的自然规律?对痴情儿女来说,这是最大的打击。等待、企盼乃至团圆比之春情已老,春容已变又有什么偿还可言。李璟献出这一首古题今唱,简练而充实,自然复含蓄,超出题材、超出意境。

【辑评】

一、明卓人月《古今词统》卷七 髀里肉，鬓边毛，千秋同慨。

二、俞陛云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让阅写所处一面之情景。惟寒梦难成，醒眼无聊，但见炉烟之亭亭自袅，善写孤寂之境。其下辽阳、秣陵，始两面兼写。“传情”二字，见闻砧对月，两地同怀。结句言忽见北客南来，雪窖远归，鬓丝都白，则行役之劳，与怀思之久，从可知矣。

浣溪沙^①

手卷真珠上玉钩^②。依前春恨
锁重楼^③。风里落花谁是主，思悠悠^④。
青鸟不传云外信^⑤。丁香空结雨中愁^⑥。
回首绿波三峡暮^⑦，接天流。

【注释】

①《浣溪沙》，唐教坊曲，为每句七字《浣溪沙》之别体。“沙”字应是“纱”误，但已沿用至今，不必深究。其结句加三字句，申足上句之意。较七字结句，别有韵味。此调有数名，一名《山花子》（《词谱》），一名《添字浣溪沙》（《梅苑》），一名《摊破浣溪沙》（《乐府雅词》），结句破七字为十字，故曰“摊破”。一名《南唐浣溪沙》因中主“细雨”“小楼”二句脍炙人口得名。据马令《南唐书》金陵名妓王感化，善讴歌，声音悠扬，清振林木。李璟嗣位，宴乐不辍。尝醉命感化奏水调词，感化惟歌“南朝天子爱风流”一句。如此者数四。李璟感

氫氫

悦
衍

【辑评】

夢

.

谿

浣溪沙^①

【注释】

hàndàn

·

藻

•

麻 yǔ)

•

焯读到这里,不禁叹道:“沉之至,郁之至,凄然欲绝。”(《白雨斋词话》)王国维独许本词上阕,认为它有所寄托:“大有众芳芜秽,美人迟暮之感。”以前《离骚》有句曰:“哀众芳之芜秽兮,恐美人之迟暮。”古今大诗人多怀有孤芳自赏、韶华不待的悲哀。陈子昂之“前不见古人,后不见来者”(《感怀》)杜甫之“天寒翠袖薄,日暮倚修竹”(《佳人》)李璟之从怜花到怜己,从花事到韶光,都寄托着千古难平的郁结和悲哀,已经大大超出思妇闺怨的范围了。不妨想到,李璟的不幸遭遇和哀痛心情岂止是美人迟暮之感,更甚的是他的身世之悲和哀世之恸啊。在头二句里,词人传授了一种基本的艺术手段,就是情随景生,情景交融。王国维论词讲境界,他说:“昔人说诗词,有景语、情语之别。不知一切景语皆情语也。”“菡萏”二句,就是一个情景交融的境界。它包括词人的博大深沉的悲哀,比之下阕的境界是毫无逊色的。

下阕写人事,比上阕写景物更深一层:“细雨梦回鸡塞远,小楼吹彻玉笙寒。”延续上阕,两句都是思妇的感受。夜来,在绵绵细雨中思妇做过一个好梦。她梦见征夫就在身边眼前。等到梦醒,窗外有雨,枕边有泪。梦中,仿佛和征夫在一起。梦后,格外觉得征夫在极远极远的边塞。至近、至远的主观感受,和自己一喜一悲的主观感情,描摹得多么真切。思妇再也不能安枕了,她悄悄起来,在小楼上吹着玉笙,任凭吹得再久,也难吹尽相思之情,也难吹散孤独和寂寞。笙吹久了,管口濡温的暖气渐渐凉了,她的心也彻底寒冷了。只好“多少泪珠无限恨,倚阑干。”究竟泪下多少,恨有多少,到此忽然噤住,只淡淡地补一句“倚阑干”。以至淡之语,承至浓之情,含蕴不尽。“倚阑干”三字还起了首尾相顾的作用。原来这又是逆写。“菡萏”二句,就是次日倚阑所见。“细雨”二句正是昨夜梦回所为。李璟的另一词《应天长》,也是逆写之笔。从“细雨”二句,词人又传授与后人另一个基本的艺术手段,就是以含蓄与形象写出,使意在言外,言有尽而意无穷。这两句连个“愁”字也没有写,只告诉你梦回时感到人隔更远,吹笙时感到心口寒冷。更多的意思和触发,你自己去会。

当年有这样的故事 元宗(李璟)尝戏延巳：“‘吹皱一池春水’，干卿底事？”延巳曰：“未若陛下‘小楼吹彻玉笙寒’。”元宗悦。(马令《南唐书》卷二)李璟与冯延巳名是君臣，实为词友。冯的“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”，写得极有情致，但没有气派。李璟的“细雨”一联，深美闳约，是至情语。

【辑评】

一、宋杨绘《时贤本事曲子集》南唐李国主尝责其臣曰：“‘吹皱一池春水’，干卿何事。”盖赵公撰《谒金门》辞有此一句，最警策。其臣即对曰：“未如陛下‘小楼吹彻玉笙寒’。”

二、宋马令《南唐书》卷二一《党与传·冯延巳传》元宗乐府词云“‘小楼吹彻玉笙寒’”，延巳有“‘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’”之句，皆为警策。元宗尝戏延巳曰：“‘吹皱一池春水’，干卿何事？”延巳曰：“未如陛下‘小楼吹彻玉笙寒也’。”元宗悦。

三、宋陆游《南唐书》卷十一 延巳工诗，虽贵且老不废。(节)尤喜为乐府词。元宗尝因曲宴内殿，从容谓曰：“‘吹皱一池春水，何干卿事？’”延巳对曰：“‘安得如陛下‘小楼玉笙寒’之句！’”时丧败不支，国几亡，稽首称臣于敌，奉其正朔以苟岁月，而君臣相语乃如此。

四、宋胡仔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前集卷五九引《雪浪斋日记》云荆公问山谷云：“作小词曾看李后主词否？”云：“曾看。”荆公云：“何处最好？”山谷以“‘一江春水向东流’”为对。荆公云：“未若‘细雨梦回鸡塞远，小楼吹彻玉笙寒。’”

又：“细雨湿流光”最好。又：《苕溪渔隐丛话》后集卷三九，苕溪渔隐曰：“《古今诗话》云：‘江南成文幼为大理卿，词曲妙绝。尝作《谒金门》云：‘风乍起，吹皱一池春水。’中主闻之，因案狱稽滞，召诘之。且谓曰：‘卿职在典刑，一池春水，又何干于卿。’文幼顿首。又《本事曲》云：‘南唐李国主尝责其臣曰：‘吹皱一池春水，干卿何事。’”盖赵公所撰《谒金门》辞，有此一句，最警策。其臣即对曰：“‘未如陛下‘小楼吹彻玉笙寒’。”若《本事曲》所记，但云赵公，初无其名，所传必误。

惟《南唐书》与《古今诗话》二说不同,未详孰是。”

五、明沈际飞《草堂诗余正集》卷一:“塞远 〰 笙寒”二句,字字秋矣。又云“少游”指冷玉笙寒,吹彻小梅春透”,翻入春词,不相上下。

六、清徐钊《词苑丛谈》卷三:《南唐书》载元宗手写《摊破浣溪沙》二词赐乐部王感化(词略)。情致如许,当是叔宝后身。

七、清贺裳《皱水轩词筌》南唐主语冯延巳曰“风乍起,吹皱一池春水,何与卿事。”冯曰“未若‘细雨梦回鸡塞远,小楼吹彻玉笙寒’,不可使闻于邻国。”然细看词意,含蓄尚多。至少游“无端银烛殒秋风,灵犀得暗通。相看有似梦初回,只恐又抛人去,几时来”,则竟为蔓草之偕臧,顿丘之执别,一一自供矣。词虽小技,亦见世风之升降,沿流则易,溯洄实难,一入其中,势不自禁。即余生平,亦悔习此技。

八、清许昂霄《词综偶评》:《山花子》(唐中主)“细雨”二句合看,乃愈见其妙。

九、清黄苏《蓼园词评》按“细雨 〰 梦回”二句,意兴情幽,自系名句。结束“倚阑干”三字,亦有说不尽之意。

十、清陈廷焯《白雨斋词话》卷一南唐中主《山花子》云“还与韶光共憔悴,不堪看。”沉之至,郁之至,凄然欲绝,后主虽善言情,卒不能出其右也。

又《云韶集》卷一“凄然欲绝,只在无可说处。”

又《词则·大雅集》卷一“凄然欲绝,后主虽工于怨词,总逊此哀婉沉至。”

十一、王闿运《湘绮楼词选》选声配色,恰是词语。

十二、王国维《人间词话》卷上:“菡萏香销翠叶残,西风愁起绿波间”大有众芳芜秽,美人迟暮之感,乃古今独赏其“细雨梦回鸡塞远,小楼吹彻玉笙寒”故知解人正不易得。

十三、俞陛云《唐五代两宋词选释》荆公尝问山谷曰“江南词何者最好”山谷以“一江春水向东流”为对。荆公曰“未若‘细雨梦回鸡塞远,小楼吹彻玉笙寒’为妙。”冯延巳对中主语,极推重“小楼”七字,谓胜于己作。今就词境论“小楼”句因绮思清愁而冯之“风乍

起,吹皱一池春水'托思空灵,胜于中主。冯语殆媚兹一人耶!

十四、吴梅《词学通论》此词之佳,在于沉郁。夫“菡萏香销”“西风愁起”与“韶光”无涉也,而在伤心人见之,则夏景繁盛亦易摧残,与春光同此憔悴耳。故一则曰“不堪看”,一则曰“何限恨”,其顿挫空灵处,全在情景融洽,不事雕琢,凄然欲绝。至“细雨”“小楼”二语,为“西风愁起”之点染语,炼词虽工,非一篇之至胜处。而世人竞赏此二语,亦可谓不善读者矣。

十五、俞平伯《读词偶得》:《人间词话》说首两句……大有众芳芜秽,美人迟暮之感,乃古今独赏其“细雨梦回……”故知解人正不易得。王氏此言极有理解(虽其抑扬或有过当)。兹既征引,便不必词费。荷衣零落,秋水空明,静安先生独标境界之说,故深有所会也。“远”各本作“还”;“容”作“韶”。“远”之与“还”区分较小;“远”字较隽;“还”字较自然;“容”之与“韶”则意义有别。韶光者景,人与之共憔悴,是由内而及外也。容光者人,与之共憔悴,是由外而及内也。取径各异,今以“容光”为正耳。“不堪看”妙用重笔。(《白雨斋词话》以为沉郁之至,即是此意。)与“思悠悠”有异曲同工之美。(节)“细雨”句极使我为了难,觉得这是不好改成白话的,与李易安的“帘卷西风”有点仿佛(可参看《杂拌二·诗的神秘》)。梦大概指的是午梦,然而已有增字解经之病。虽然谈词原不必同说经之拘泥。“细雨”与“梦回”只是偶尔凑泊,自成文理。细雨固不能惊梦,即使雨声搅梦也没有什么味道的,所以万不可串讲;“鸡塞”据胡适说,典出《汉书·匈奴传》,鸡鹿塞,地在外蒙古,但是否即用此典亦属难定,大约词人取其字面,于地理史乘无甚关系。“鸡塞远”与“梦回”似可串讲,而仍以不串为佳。(节)“倚阑干”;《花庵词选》作“倚”,疑亦后人改笔。“寄”字老成;“倚”字稚弱;“寄”字与上衔接;“倚”无根,固未可同日语也。(节)《浣溪沙》本难在结句,此体因多了三字之转折更不易填。中主两词,上片结句均极妙,下片结句虽视前者略逊,亦俱稳当。但如依俗本作“倚阑干”,此便成芜累矣,是以一字之微,足重全篇之价,使千古名作得全其美,旧刊斯可珍矣。